



· 中篇曲艺 ·

红梅迎春

胡永书

安徽人民出版社

红 梅 迎 春

(中 篇 曲 艺)

胡 永 书

安 徽 人 民 出 版 社

1976年·合肥

红 梅 迎 春

(中篇曲艺)

胡 永 书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 $\frac{7}{8}$ 字数：20,000

1976年11月第1版

197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

统一书号：8102·922 定价：0.14元

目 录

第一回	赵红梅全心全意为人民 陈守礼心怀鬼胎用奸计	1
第二回	药草园锄草浇水育新苗 医疗站红梅舌战“小扣几”	17
第三回	采药草红梅勇登凤凰山 藏杀机特务崖边下毒手	26
第四回	赵红梅风雨之夜救铁旦 “小扣几”迷途知返露真情	34
第五回	治重病红梅尝药不畏险 老狐狸丑态毕露现原形	47

第一回 赵红梅全心全意为人民 陈守礼心怀鬼胎用奸计

(唱)毛主席“六·二六”指示喜讯传，
贫下中农个个笑开颜。
大江南北红旗哗哗舞，
长城内外歌声阵阵喧。
齐歌唱千年枯树开新花，
都赞扬合作医疗景色鲜。
赤脚医生全心全意为人民，
救死扶伤力量大无边。
可也有人走不安唻坐不宁，
两腿发抖脸色寒。

(夹白)有的同志可能要问啦：

合作医疗这么好，
有人怕它恨它从何谈？
同志们，合作医疗是新生事物，

毛主席给咱掌稳方向盘，
阶级敌人怎能不害怕，
捣乱破坏在施奸。
这故事发生在红旗大队医疗站，
它就在凤凰山下边。
这一天朝霞灿烂似锦缎，
医疗站走出一位女青年，
肩背药箱带十字，
健步行走似飞燕。
她丰满的脸庞多英俊，
炯炯的大眼忽闪闪。
蓝格布褂朴素又整洁，
一双草鞋脚下穿。
短短的两条小辫脖根齐，
雄赳赳，英姿飒爽好威严。
她就是医疗站的负责人，
赤脚医生赵红梅是个共产党员。
今天她身披朝阳进山村，
要去看望贫农社员大老严。
这时候，有位姑娘走过来，
怒气不休眼瞪圆，
她名字就叫严小萍，
是医疗站的药剂员。
小萍说：“我在一队参加劳动，

有的人议论纷纷谈的欢。
说你爱出风头爱表现，
为争名夺利踩人肩膀往上攀。
我看是有人故意打击你，
真把我气得浑身打颤颤！”
红梅说：“好话坏话都要听，
不要一听坏话就火冒三尺三，
听了之后要动脑筋，
是真是假，要辨明是非记心间。
再说咱做的工作还不够，
常检查才能心红志更坚。
小萍，这话你听谁说的？”
小萍说：“是从富贵大叔口里传。”

（白）红梅问：“小萍，我们送医送药上门错不错？”

小萍说：“要错，贫下中农就称赞了吗？”

红梅又问：“我们送医送药可是为的争名夺利？”

“不！咱们是按照毛主席指示做的，怎么能是争名夺利？”

“对！我们是按照毛主席指示去做，不会有错，那为什么有人说坏话呢？”

小萍想了一想回答道：“那……一定是不怀好意。”

“嗯，看来是有那么点意思。只要我们方向对，就勇往直前，不管它阴风吹，邪风刮，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今后凡遇到啥事，听到啥话，都要看看它是否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符合的，咱坚决走下去，干到底；不符合的，咱就坚决抵制，坚决反对，跟它斗争到底！”

小萍听了连忙说道：“对，对！红梅姐，你的话我一定记住。”

红梅见小萍认识提高很快，便说：“你有事吧，我也该走了。”说罢，二人分手，红梅直奔老贫农家走去——

（唱）赵红梅辞别小萍奔征程，
精神抖擞健步如飞一阵风，
枝头喜鹊为她把歌唱，
田间青蚰伴奏把琴鸣。
路旁野花为她点头笑，
东方朝阳为她喜得脸更红。
红梅心急走得快，
不多时来到村正东。
转身走进大伯家，
严大伯他在屋里正搓绳。
红梅问：“大伯搓绳为何事？”
大伯讲：“社员在山中开石等用不能停。
若是派人进城买，
又花钱味又费工。”
“大伯有病要休养。”
“我怎能为自己忘了集体的大事情。”

我看这病也是纸老虎，
你若怕它它就更逞凶。
你若顽强与它斗，
它就怕你，不敢再闹腾。
我的病一时难治愈，
趁着能动还要为集体做点事情。”
严大伯越说越激动，
赵红梅心内好似江潮涌：
严大伯心红胆更壮，
不愧人称他是“南山不老松”。
旧社会，他是黄连树下吊苦瓜，
新社会，苦尽甜来见光明。
土改、反匪、反霸他打头阵，
三大革命他敢冲敢打敢斗争。
我要把老贫农高贵品质学到手，
坚定不移地当好赤脚医生！
纵然是饭不吃，觉不睡，腿跑肿，眼熬红，
咱也要千方百计，觅方、送医，让他病减轻！

（白）红梅见严大伯带病干活，舍己为集体的高尚风格，分外感动。忙说：“您老人家太好了，有这样的老队委和贫下中农，天塌能顶得住，地陷能擎得起。我们一定得想办法给你把病治好！”

严大伯见红梅风尘仆仆，两眼红丝，精神虽好，却带

倦意，就知红梅给贫下中农看病，又经常一熬一个通宵，缺少休息，不由热泪盈眶，紧握红梅双手，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只听他叫了声：“红梅啊，好闺女——

（唱）你真是贫下中农好医生，
想你盼你你就到家中，
深更半夜顶风来送药，
冒雨雪前来打针不怕路泥泞。
你不辞劳苦为俺把心操，
千言万语难表俺心情。
想从前，苦难深渊说不尽，
看现在，糖里加蜜甜味浓。
旧社会逼我十五岁进虎口，
当牛做马过了二十冬。
夜晚睡在猪羊圈，
十冬腊月谷草当被雪当灯。
单衣光脚冰地走，
冻饿熬夜得了个嗓子疼。
疼得滴水难下咽，
不断高烧膝盖肿又红。
旧病没好添新病，
心慌气短喘的凶。
狠心地主还逼着把活干，
殷红的鲜血吐了一茶盅。

地主看我不能再干活，
踢出门外不管死与生。
从此我大病在身难劳动，
死亡线上苦挣扎，黑夜盼天明。
四九年春雷一声天地变，
毛主席救咱穷人出火坑。
没想到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黑路线，
造成农村缺医少药怪事情。
那一年有病我进大医院，
遇见一位老爷医生，
叫轻了爱理不理懒开口，
叫重了恶言冷语没人声。

(夹白)他远远地这么一瞧，就说：

‘你这病想治好比登天难！’
白口罩捂着嘴巴好象苍蝇哼。
我气愤填胸回到家，
从此不愿再进城。
‘六·二六’指示放光彩，
毛主席关心咱贫下中农，
合作医疗就是好，
谁要反对跟他斗争！”
红梅说：“以前是城市老爷卫生部，
他们怎会关心贫下中农。
今日咱把毛主席革命路线来捍卫，

海枯石烂心不变更！”

大伯说：“合作医疗要办好，

更重要切莫忘记阶级斗争。

红梅啊，要经风雨迎考验，

穿云破雾眼更明。”

“大伯您老放宽心，

俺决不辜负党培育我红梅二十冬！”

这时候又来了一个人，

鬼鬼祟祟溜进大伯他家中。

（白）大伯正与红梅说话，有一人溜了进来。只见那人长的：

四棱子头笋瓜脸，耷拉眉毛小眼圈，

满脸雀斑薄嘴唇，狗牙胡子留上边。

（白）此人是谁？陈守礼，人送外号“狐狸精”。解放前他是南京军医学校学生，在校期间参加了特务组织，毕业后分配在蒋匪军七十七军任少尉军医。淮海战役期间被俘，隐瞒了参加特务组织这段罪恶历史，参加我军某部做卫生工作。由于他坚持反动立场，进行破坏，违犯军纪，被开除回乡生产。

解放初期，因农村缺少医生，他就偷偷买点药给人看病。乡政府见他能治病，就让他给群众治病将功折罪。可

陈守礼并不诚心实意为群众看病。他常说，学会开药店，什么生意不用干，真是一本万利。从此“陈记”诊所就喧腾起来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红旗大队办起了合作医疗站，为了利用、限制、改造他，大队把他收进了医疗站。可是，狼走千里吃人，狗走千里吃屎。这傢伙贼心不死，到医疗站后，又要手段，以劣充好，东捣西戳，把医疗站的药品偷往外卖。红梅依靠群众，充分调查了解，揭发了他的罪恶，对他进行了批斗。因此，他对红梅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妄图伺机报复。今天他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出了医疗站，摇摇摆摆，向老严家走去。

（唱）陈守礼歪着脑袋往外行，
他一心要去看望严志成。
黄鼠狼要给鸡拜年，
心里暗把歹意生。
心里想，从前我行医在乡间，
有多少鸡鱼肉蛋送家中。
自从办起合作医疗站，
天天听的都是阶级斗争。
这样的日月何时了？
想起来我就胆颤又心惊。
哼，单等我的时机到，
我叫你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陈守礼想入非非把门进，
猛抬头见红梅正给老严诊病情。

（白）陈守礼怀着鬼胎，来到严大伯家里，猛抬头见红梅正给老严看病，红梅一转脸，正与陈守礼打照面，弄得陈守礼进退两难，犹豫不决。进去吧，红梅在此，自己的计划难以实现；不进去吧，又怕引起红梅的怀疑。他灵机一动，马上决定，进去。一来表现自己真正深入群众，为贫下中农看病，关心社员；二来即使不能实现原计划，也好见机行事。于是她抬腿进了屋，对红梅笑容可掬地说：

“红梅，我又落后了一步，我说与你同来看老严大哥呢！”然后又转过脸来，皮笑肉不笑，假装关心的样子，对严大伯说：“嘿嘿……志成老哥，这两天好些了吗？只因站里人少事多，未能及时看望，请多原谅。”

严大伯看他那股酸溜溜的表情，便不高兴地说：“咋敢劳陈先生大驾，到俺这茅屋来。”

陈守礼不知严大伯是轻蔑、讽刺他，还当是对他客气，便说：“为人民服务嘛，就得深入群众。听红梅说你病情不轻，特来看望。”严大伯不热不冷地说：“那就多谢你喽！”陈守礼点头哈腰：“没啥，没啥，应该，应该。”红梅见此光景，不由沉思起来——

（唱）红梅一见陈守礼进了房，
心中不住暗思量：

平日里他是不找不出诊，
找到他还推三推四才下乡。
今日为何主动来登门？
看起来其中必定有文章。
想到此就说：“老陈你转变得快，
送医药上门看病分外忙。”
陈守礼见红梅她把自己夸，
慌得他开口奉承接上腔：
“我觉悟提高转变快，
全靠你这位领导把我帮。
昨晚你给我谈了话，
我激动得翻来复去难入梦乡。
想以实际行动报答你，
所以我今天黎明就到山庄。”
心暗想，只要骗取红梅她相信，
就可以在老严身上做文章。
红梅她冷眼相对暗思量，
陈守礼葫芦里到底卖的啥药方？
不管你鬼点子使得多巧妙，
想做坏事，定叫你黄梁美梦一场！

（白）红梅想到这里，便说道：“陈医生既来了，我们就给严大伯会诊一下吧！确诊何病，再对症下药。”陈守礼连连点头说：“好，好。”便装得郑重其事的样子，给

严大伯按了按脉，问了问病，听了听心音肺鸣。他想，你红梅经验少见识短，我说不对你也不一定查得出来。只要你看不透，我叫你费了药，加重了病，从经济上，政治上搞垮你们的合作医疗！便说道：“老严的病是老病复发，支气管哮喘，伴有慢性关节炎。”

红梅见他有意把病扯成支气管哮喘，便问道：“怎见得是支气管哮喘呢？”

陈守礼假装理由充足地说：“肺部有明显的哮喘音，并伴有湿性罗音。”

红梅又问：“如何治疗？”

陈守礼忙答：“老严体弱多病，抵抗力差，需人参，鹿茸大补元气，增强抵抗力。就象军队打仗一样，只有士兵吃饱吃好，身强体壮，才能打胜仗。对对对，再给加上羚羊角，青梅素消炎，就等于给士兵装备好武器，消灭敌人，自然不在话下。”

红梅见他把病引上邪路，便生气地说：“陈医生，按你的作战计划，能消灭敌人吗？”

陈守礼狡猾地说：“虽没有十分把握能全部消灭敌人，也可以大部驱除，从而减轻病人疾苦。”

红梅微微冷笑：“我看你这个作战方案，只能吓吓敌人，而不能消灭敌人。”

“为什么？请听高见。”

“敌人西边来，你兵力往西南调；敌人海里来，你放高射炮。是吓唬敌人，还是消灭敌人呢？”

陈守礼听了不由心里一惊，难道这个丫头看出我的用意了吗？便连忙以攻为守地说：“也许我的认识片面，咱再商榷商榷。请问红梅姑娘，你说何病？如何治疗？”

红梅信心百倍地说：“通过问病史，看现状，查看诊断学，我认为是风湿性心脏病。”

“你有何根据？”

“听诊心部有明显风吹样收缩期杂音。这是风湿性心脏病，而不是什么支气管哮喘。咳喘只是一种现象，心脏病才是本质。”

“如何治疗？”

“减轻心脏负担，合理安排劳动，用强心药安神，加强心肌收缩力，减慢心率。”

陈守礼一见自己的阴谋败露，心跳猛地加快，面色苍白，就好象自己也得了心脏病。他转了转三角小眼，连忙寻找理由为自己辩解：“对，对，红梅说得对，可能是我一时粗心大意，错把现象当本质。这就是会诊的好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嘛，共同一个心愿，为病人治好病。”

红梅见他为自己开脱责任，就直接点了他一篙：“陈医生，你是行医多年的老医生，你把心脏病说成支气管哮喘，是粗心大意吗？”

陈守礼如小鸡叨米似地点头，“是是是，一时粗心大意。”

“我看你还怪细心呐，肺部湿性罗音都听得到，还算粗心吗？”只问得陈守礼无言答对，硬凑了一句话：“红